

灯下漫笔

## 为爱痴狂

□葡萄

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永动机或许注定发明不出来,却找到了另一种生生不息的驱动力,那就是爱。它是如此奇妙且具有创造力,在爱的驱动下,表达本身就是惊人的收获。

费迪南多·博罗是水母专家,也是音乐家弗兰克·扎帕的粉丝。他决定将自己的两种激情结合起来,纯粹是为了纪念和致敬自己的偶像。

为此,居住在意大利热那亚的博罗申请了一个著名的奖学金来研究北加州的水母。一到那里,博罗就目不转睛地寻找新物种。一旦有了收获,博罗立刻给扎帕写信,问他是否愿意作为一只水母的官方学名永远“长生不老”。扎帕觉得,“没有什么比拥有一只以我名字命名的水母更好的了”。

收到回复后,博罗高兴极了,当即整理出水母样本,赶往扎帕在洛杉矶的豪宅,问他觉得与哪只水母最亲近。扎帕如约选出了他最喜欢的水母,博罗为之取名为“菲亚莱拉·扎帕”。

水母专家凭实力追星,既表达了对偶像痴狂的爱,也点燃了科研的激情。的确,人们对工作超乎寻常的干劲儿似乎总与感情有关,在发明创造上也是如此,比如饱含浪漫深情而诞生的打字机。

打字机一度被认为是作家不可或缺的设备。海明威曾说:“打字机以人们交谈的方式来书写。”但你可能不知道,打字机最初的发明并不是为了给作家或文职人员省事儿。

19世纪初,意大利发明家佩莱格里诺·图里为方便失明的伯爵夫人卡罗琳娜书写信件,设计了一台机械打字机。这些信件留存至今,图里的发明也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打字机之一。和图里的初衷一样,许多早期打字机的开发都是为了方便盲人与外界书信联系。

200多年后,美国作家凯莉·华莱士以图里和卡罗琳娜为原型,将打字机的发明写成了动人的爱情故事《盲眼女伯爵的打字机》。

20世纪80年代,具有存储和检索功能的文字处理器和个人计算机逐渐取代了功能单一的打字机,成为市场上的主角。但时至今日,打字机的独特魅力依旧让收藏家和热爱文字的人们心动神驰。在创作者的灵感世界,它永远不会黯然失色。

一门心思爱一个人是如此,一门心思爱一件事也往往蕴藏着巨大的能量,能够突破种种限制实现非凡的价值。

众所周知,学艺术很烧钱,建筑艺术门槛更高,远不是门外汉能够玩得转的。然而,法国著名的旅游胜地“理想宫”竟完全是用邮递员在送件路线上捡到的石头建成的!

1836年,费迪南德·谢瓦尔出生在法国德龙省的一个小村庄。由于家庭贫苦,他很早就辍学工作,曾以学徒面包师谋生,直到回到老家成为一名乡村邮递员。

所受的正规教育有限,拥有的财富有限,但是谢瓦尔的想象力却是无限的。尽管从未离开过他的城镇,也从未去旅游胜地度假,但人们投寄的明信片封面和用户订阅的期刊,让他有机会了解到外面的世界,从异国他乡的风景建筑中获得启发。

1879年的一天,因为在送信路上被一块石头绊倒,谢瓦尔冒出了一个异想天开的念头:为什么不用工作沿途的石头建造一座宫殿呢?于是,之后的整整33年,谢瓦尔就用自己所捡的石头,用自己的双手完成了这座奇妙的建筑,并命名为“理想宫”。

该遗址在1969年被法国文化部列为历史古迹,法国文化大臣安德烈·马尔罗称之为最伟大的天真派建筑。

所以,千万别为无所事事蹉跎岁月找借口。你真正该找的是你的痴迷所在,并用一生狂热追求。



白龙湖之夜

丁虹

## 武当,武当

□强雯

武当山是练武之地。形成这种印象,是拜金庸小说所赐。

中学生经常被路边电视机的武侠剧所吸引,衣裾飘飘、上天下地的武林子弟,哦,他们口中说的,可造就事业高峰的武当山,我没觉得它和我有什么关系。

直到进入职场,和我邻座的女同事悄告病假,坐一夜火车去武当山,我才深有触动。武当山是一个人人可去,而且很方便去的地方,一夜火车便可实现。

女同事乘坐夜火车去武当山,在我看来很大胆,也很好奇,住哪里?怎么住?我脑海里翻腾着她与同伴出行时的惊心动魄,或愁肠百结,她却是云淡风轻。

“住寺庙里啊。僧寮,10元一夜。很便宜的。”

当时十分惊诧,那是一个我不知道的世界和信息,那时的我对于旅行是一片空白,既没有动力也没有知识储备。

不过多年后,当我对旅行上瘾时,从来没有选择过10元一夜的僧寮。不干净不安全,将这种住宿选择拒之门外。不过那一年女同事的武当之行激发了我对武当山的想象。我查找了从重庆去往武当山的车票,绿皮火车,直达车、直达山脚,时刻大多是夜里发车。我几乎每年都要去记录下时刻表,把它放在我今年一定要去的名山计划中,甚至把自己幻想成女同事,在一夜兴奋、疲倦的睡眠之后,开始跋涉名山。

但这计划迟迟未能付诸实践。

徐霞客当然也去过武当山,而且我看过几遍,奇怪的是,每一次留下的印象并不一样,我看着不同颜色的墨迹在书页间,有时会搞不清楚,自己为何会在一些看似平淡的字词间勾画。

辛丑年三月的天气反反复复,几日阳光、几日清雨,到清明前,直接让天空大地一片凉爽,清明小长假将至,扫墓之前,在家里翻书,鬼使神差又拿起《徐霞客游记》,文采荡漾,早已超越一般游记,看到其中武当山一篇,又认认真真读起来。

其实,武当山并不是他写得最为

精彩的一章,反而是嵩山写得极美,不过这武当山却另有一番趣味写法。

在这篇名为《游太和山日记》中,他记录自己登武当山的第一天,在大门口前碑处目睹书法家米襄阳题写的“第一山”三字,“书法飞动,当亦第一”,足见当时心情澎湃。他用字俭省,提到的地方必是震撼之处,过十里、入坞中,又西行数里,“望岳顶青紫插天,然相去尚五十里,满山乔木夹道,密布上下……”那是指武当山的最高峰太和宫。

在徐霞客去过的嵩山、黄山、华山中,他痴恋山势雄厉,但到了武当山中,却有了些童趣。文字照样婆娑荡漾,山中好景致,他不吝赞美,也时不时地和前些日到达的嵩山、华山做一番比较。

沿着山路,复上复下,到达了紫霄宫,这座建于明代永乐十一年的紫霄宫,是武当山保存最完美的宫殿之一,永乐大帝封之为“紫霄福地”。不过当年徐霞客参拜时,还是一座新建筑,是一座造名山宫殿来彰显盛世之光的脸,不过徐霞客并没有厌新慕旧,对当朝的新建设还是给予了肯定,他人殿瞻仰,写道“入殿瞻谒”,用词极为虔诚、尊敬。游览完后,他继续前行,路过了南岩、南天门,参拜榔仙祠,在祠堂旁,他发现了不少榔树与榔梅树,榔树“特大,无寸肤,赤干耸立,纤芽未发”。而一旁的榔梅树,则“花色深浅如桃杏,带垂丝做海棠状”。对于这种奇花异草,他指出当地有传说赋予其因果,“相传玄帝插梅寄柳,成此异种云”。其实就是将梅树嫁接榔树而成的新品种。这样的传说今天看来,既有文学性又有科学性。

看似闲笔的榔梅,却成为游荡武当山的点睛之笔,这之后,他又攀爬无数,武当金顶、天门不在话下,倒是在上琼台观,他发现了榔梅花无数,便向道士索要榔梅果实。道士坚决不给,说是“禁果”,之前就有道人因为赠了榔梅花种子而遭受株连之惩罚,有因果报应。但徐霞客不信,认为是编排来糊弄他的,坚持索要,并保证绝不外传,读到此处,觉得徐霞客简直是个无神论者,而且

行为可爱,到了中琼台,他又去索要榔梅花种子,又被拒绝,离开不久,也是运气使然,中琼台的小道士追出来,送给他两枚,这两颗种子形似金橘,似乎用蜂蜜浸泡过,他大喜过望,赞其“金相玉质,非凡品也”。

“天宇澄郎。”这一路好景致,让人心旷神怡,不时有好文字跳出,想必榔梅在武当山的植被中,甚是常见,再加上又获得珍奇种子,徐霞客心情大好,不惜多次提及,“间错于乱茜丛翠中,时时放榔梅花,映曜远近”。

武当山是道教圣地,武当派创始人张三丰曾经在此修炼,也创造了流传至今的太极拳,武当山的古建筑始于唐朝,历代均有拓建,现存的建筑体系主要是明代初的构件。

无论是人文还是风景,武当山都有招人魂魄之处。也许我离真正的武当山,还差一口气、一点魄力,但是不必强求。

快离开武当山时,徐霞客才惊察,原来已到清明节,看到日记中此处,我心里也猛然一跳,书外的日子,我经历的日子——明天就是清明节,何其缘分、何其感应,文字相逢,有一种说不出的况味。

当我沉醉在徐霞客的游记中,他也赠予我一份清明的花实。

文风急转直下,早之前的“花色浮空映山,绚烂岩际”荡然无存,徐霞客因念及清明,伤情花木,在武当山草店浴佛一日后,启程归家。他将道观赠予的榔梅种子捎给了母亲,是为母亲祝寿之礼。日记也就此打住。

徐霞客的游记,虽然是他个人的观感,不全面,更比不上当代旅游路书的完备攻略,但摄心。放弃的、坚持的路线都有程度不一的提及,因当时当景而实写,没去过的,绝不会写作。

因为他只写那些最触动自己的景观,山势、溪流、花植、沟壑,乘舟、住宿,天气用词优美、丰富、不重复。就写他实实在在走过的路,这种主观性,真挚、绮丽、诗气盎然,是饱读诗书之功。

这一次的重读也许和下一次重读仍有不同,但我认为这有最好的意义和喜庆。